

本土文本



取暖

(小说)

□周蓉



想到这些，美萍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口痰，旋即想到这毕竟是在人家的晒场上，又赶忙伸出一只脚，将那口痰使劲摩擦到只剩一个湿乎乎的印象。

“我们家这老不正经的，要出丑也不要连累到我们，我好歹也是在村里跑跑的干部。”方午珍一弯腰，抓起一件衣服，“嘤”一下，抖开来，撇了撇嘴，咬着牙哼出了一句话。

吃饭的时候，因为心里憋着一团火，美萍端饭碗的动作明显就比平常猛了一些，幅度有些过大了。珍老太看看儿媳的那张肉脸，没敢多问什么，低下头只管吃自己面前的菜。

男人大平看不下去了，“砰”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冲着老婆吼了一句：“要死啊！做什么死脸色呢？”

美萍被男人高嗓子一吼，那股横气愣愣地在脖子间怔了会儿，然后缓慢地艰难地往下坠了坠，至少一半回到了胸腔里。横遇上横，总归是勇者胜。夫妻二人方才那股无形的杀气一过招，美萍先输了半截，但毕竟还有半截的怨气耷拉在外面，狗舌头似的吞不进肚里。想了想，还是恨恨地压低了声音，尽量不让大平看出那股声音的发力方向是朝向他老娘的。

“狗不二十五的大冷天，还有睡不着的人不怕冷，夜里跑来跑去的串门呢，哼……”

“别阴阳怪气的，有什么屁话就说。”大平瞪了一眼老婆。

“我有什么话哟，是别人在嚼舌头，说大半夜的还看到有人缩头缩脑地往人家的屋子里钻，也不知干吗去的……”

“吃你的饭吧你！多管什么闲事，下午灿灿放学你跟你儿子一起去，把孙子给我接回来。这小子，我又有个把月没看到他

了。”大平朝老婆吩咐了一句，又看了一眼珍老太，拿起桌上一个小空碗，把自己碗中的温黄酒倒了半碗出去，递给老母亲，“喏，喝点酒暖暖身。”

珍老太无声地笑了笑，知道儿子在帮她。一口酒下肚，胃里好像真的暖和了一点。

唉。珍老太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一丝惭愧又从心底升上来，和那股暖意纠缠在一起，在胃里翻腾。说到底，母子的心终究是相通的。珍老太真不愿意儿子因为她的事被媳妇这样数落。一想到这，碗里的那点酒真是有点喝不下去了。

只有孙子阿兵一直头也不抬地保持着右手夹菜、左手拿手机的姿势，手指头迅速而熟练地在屏幕上划来划去，不时地哈哈笑几声，似乎方才桌上那一股暗含的刀剑气完全没近得了他的身。

大平盯着儿子看了一会，却始终没等来儿子的抬头，终于忍不住朝儿子丢了一嗓子：“都是有儿子的人了，还这么玩玩玩！只知道看手机，接灿灿的事都跟他妈妈说好了没有？”

“嗯？哦，说好了。下午4点。”阿兵忙中偷闲地回了他爸一句，又刷刷地在手机上点击起来，不时还哈哈笑两声。

美萍坐在儿子侧面，本来还想借着下午一起去接孙子放学的机会跟儿子叨上几句，但看他从捧碗起头就没抬过，心里也就凉了半截，知道这话是说不上。

三

福伯斜靠在床头，双手袖在藏青色的棉布大袄里。饶是这样，还是觉得冷，脚冻得跟块冰坨子似的。这个空而小的屋子里唯一暖和的可能就是插着电的电热毯了。想到至少还有个温暖的地方在等着他，福伯的心稍微宽慰了一些。

快九点了。珍姑娘怎么还没来的呢。福伯的心有点堵，又夹着说

不出的难过，但泪是流不出来的。人老了，要是偶尔掉个泪也就变成了件羞耻的事。用他儿媳方午珍中午在饭桌上的话来说，有人一把年纪都活在狗身上了，说几句还丧着个脸呢。

福伯知道儿媳的这番狠话想当面说出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上午和珍老太的那个照面可能是个导火索。

上午去村子里的一座老庙光明殿敬香时，刚好碰上了也去敬香的珍老太。两人拉了几句闲话后，珍老太瞅着四下没人，往福伯跟前凑了凑，低声跟他说，晚上给他端盘肉丸子来，刚做好的。当时他是点着头又急忙摇头说，你自己吃吧，我这有……

有什么有，我还不知道你平时都吃点啥啊。珍老太打断了他的话。

福伯呵呵地笑了。又跟珍老太说了几句闲话，转身回去。才转过身陡然便望见了在不远处自留地里拔黑菜的儿媳方午珍。她正单手叉着腰，一只手拎着一颗刚拔出来的肥大的黑菜，定定地朝自己这边看着。

福伯的心不知怎么就有点慌了，赶紧低着头，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家走。方午珍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站在田里，福伯没敢多朝她那边瞅，在经过离她最近的那条田埂时，依稀看到儿媳侧头朝黑菜田里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福伯到家后就没敢再出门，把被子掸掸好，几双泛着毛边的棉鞋摆摆正。屋子就那么大，东西就那么多，也没多少杂事要让他来动手。离吃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却不知怎么打发——电视机又坏了。之前跟儿子说过几次，儿子只说知道了，却又迟迟没有人来修。有次趁着桌上气氛还好，福伯又跟儿子说，“我那台电视机几时请个人来看下嘛，收不到台了。”儿子还没出声，儿媳冷着脸回了一句：“吃

一段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福伯看着坐在小木凳上瘦瘦矮矮的珍老太，刹那间有些恍惚，老伴来娣走了都已4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来娣是什么模样都快记不清了，只记得她喜欢梳一根油亮的大黑辫子，盘在后脑勺，腰板直直地跟他一起下地干活。他进厂后，她经常在煤油灯下边纳鞋底边等他下班。可是人再好又有什么用的，什么都拼不过一场病。

水乡的夜

(散文)

□葛增华

后来，他身体好了，找我去找领导，好不容易安排到里下河地区。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有着纯朴的友谊。他家和我家一样，都住在老通扬运河以南，不是水荡子，不识水性。

今天，他独自一人来接我，而且是用小木船。我正迟疑间，他已安排我坐好，划动小木船。我仔细看，那把桨，却是一把大锹。长长的木柄，装一把大大的蒲扇似的铁锹。他出力地划着，船边水面荡起一道波浪，急急地向后逝去。小木船稳稳前行。我真刮目相看，“旱鸭子”成了“水鸭子”了。

空气里飘着荷香。原来在河边水面上长着扇子大的荷叶，已有红红的莲花，亭亭玉立。

划着小船，不知不觉，水乡的夜来了。远处，天空中镰刀似的月开始明亮起来。水面上跳跃着一闪一闪的亮光。河面安静，野鸟飞过，那是在觅食。偶尔，一只青蛙扑通一声，潜入水里，闹腾起小动静。

前面隐隐约约地出现一个长长的“一”字。同学告诉我，那是桥。桥与水面几乎融为一体。靠近了，看清了，七八节木板连接。不宽，大概两三尺。同学不再划船，他轻轻地用锹顶起一块桥板，向前，向前。桥板离开了桥，我们的小木船也就过了桥。小木船折返过来，大铁锹又顶着那移动的一块桥板，放回原处，木桥又完好好了。

小木船在白茫茫的水面上滑行。镰刀似的月渐渐地下沉，不再

那么明亮，淡淡的橘红，好美啊。河面上升腾起薄薄的乳白色的雾。空气清凉。

在一个有用水码头的河口，同学手中的“桨”终于停下来，慢悠悠地靠近。

夜色笼罩，那么宁静。黑乎乎的田野中有几点亮光。上岸，进屋，点亮小煤油灯。同学进了学校的小厨房，忙晚饭呢！

厨房里有灯光，有说话声。原来是学校的邻居送鱼来了。厨房不大，与农村人家一样，两只小锅：一口锅做菜，一口锅煮饭。只是多了一口大锅，同学介绍，那是给学生蒸从家里带来的饭菜用的。

灶膛里亮起火光。厨房里顿时明亮起来。灶火红红，炊烟袅袅，俨然是一个家啊。

校邻是一位老农，一脸胡须。已经是夜里了，还戴着一顶草帽。他敞着胸，脚上穿一双草鞋。我注意到，厨房里挂着几双稻草鞋呢。这时，我才注意到，我那同学也像老农，敞着胸，只是没有胡子，穿一双早已旧了的草鞋。

“水荡子没什么好吃的，有的就是鱼，还是刚刚用网捕的，放心尝尝鲜吧！”校邻一脸笑，真可亲。

我的同学也不客气。“好，我正愁没下饭菜呢！”说话间，取出鱼篓子里的鱼，手乎起来。

我正痴迷地看着草鞋呢。老同学神采飞扬，话匣子打开了：“穿草鞋，可是我们水乡一大特色。我们

还不是照样过。”福伯就没再提修电视的事情。当然，儿子可能也就更加忘记这事了。

好不容易到了中饭时间，福伯特意只盛了半小碗饭，夹了几筷子黑菜烧慈姑放在碗里，想着赶紧把它们吃完。不料，儿媳的声音还是冒出来了：“有的老人家啊，大白天的也忍不住要骚到一起说个话，自己不要脸，我们这些儿子媳妇还要呢！也不知道一把年纪是不是都活到狗身上了……”

儿子抬起头，看了一眼老父亲，又朝老婆说了一句：“吃饭，吃饭。”就又垂下眼皮开始吃。方午珍从鼻腔里重重地喷出了一个“哼”字，那气息有些过于浓重，又夹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震慑意味，福伯的一口慈姑噎在胸口，好半天不得下去。

九点半的时候，福伯终于听到有人在窗子边轻轻地敲了两声，连忙起身，顾不上揉揉坐得酸胀的小腿，赶紧去开了门。

珍老太带着一身寒气进了门，手里端着一盆砧肉丸子。

“这么冷，你还拿过来作甚哎。”福伯小声对珍老太说着，转身在搪瓷茶缸里倒了一缸热水，端给珍老太，“捂捂手，捂捂手。”

珍老太接过杯子，没理会福伯的埋怨，在小木凳上坐下，“我不给你做，你自己会做啊？明天就是来姑娘的忌日了吧，总要准备点她喜欢吃的东西啊……”

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福伯看着坐在小木凳上瘦瘦矮矮的珍老太，刹那间有些恍惚，老伴来娣走了都已4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来娣是什么模样都快记不清了，只记得她喜欢梳一根油亮的大黑辫子，盘在后脑勺，腰板直直地跟他一起下地干活。他进厂后，她经常在煤油灯下边纳鞋底边等他下班。可是人再好又有什么用的，什么都拼不过一场病。



民间写真



兜兜白相相

□展颜

苏州有个美食节目：《兜兜白相相》。“兜”和“白相”这两个词都属于吴语。苏州话里，逛街叫做兜马路，游玩叫做白相，苏州人讲话又喜惯用叠字，所以“兜兜白相相”的意思，大致可以理解成逛吃逛喝游玩。

“兜兜白相相”，这也是我每次回家乡必做的一件事。一来因为我本身就喜好兜马路，二来其实也想借“兜兜白相相”来了解家乡的变化。

一日，从老家步行去更俗剧院看贝尼尼的4K修复版《美丽人生》，那天的观影零食非常特别，不是爆米花，而是一只热烘烘刚出炉的如东美食——虾籽烧饼。很早就在朋友圈里看到南通友人发的虾籽烧饼，我未曾吃过，很想一尝。那次回通，在家附近的新建路小街上“兜兜白相相”，就偶遇到一间如东茶烧饼铺。虾籽烧饼的特色是在馅里加上一层厚厚的红毛干虾籽。如东靠海，每年春天盛产红毛虾，洗红毛虾时会掉下大量的虾籽。将虾籽晒干，就可作为虾籽烧饼的原料。我将虾籽烧饼带进了电影院，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烧饼。虾籽烧饼的外皮脆脆香香，虾籽的味道饱满鲜美，那天观影的体验就是两个“好”字：电影好看，烧饼好吃。美食藏在深巷里。

我喜欢吃烧饼，也喜欢吃面条，回到家乡，也一定要去吃碗面。南通友人曾发给我一个帖子，说家乡有一种特色面名叫跳面，又叫：曹顶面，相传与抗倭英雄曹顶有关。当年，曹顶在狼山附近开了个面条馆，生意兴隆。所谓跳面，是形容手工制作面条时身体边揉边跳的状态。我没有吃过跳面，甚至连名字也是新知道，所以回乡“兜兜白相相”时，就一直在寻找跳面馆子。可惜，至今为止我尚未找到一家跳面馆，所以我就转而去孩儿巷的阿达东台鱼汤面馆，吃了一碗蟹黄鱼汤面。阿达面馆的生意真是好，慕名来吃的食客队伍排得老长。鱼汤面的关键在于汤白似牛奶，我才吃了两筷子面，就把一碗汤喝得精光。大约像我这样喜好喝面汤的人不少，阿达店里可以单点面汤，补上一碗面汤，把凉菜里的木耳及秘制花甲夹到面上当浇头，一碗色香味俱佳的杂烩蟹黄

江海新韵



乡下孩子（外二首）

□梅先生

她是一个如此寡欢的孩子
长大后一有机会
就会笑得无法停止

她是一个如此贫寒的孩子
最好的菜肴必定留到最后
无限留恋地放下再又捡起

她是一个如此浅陋的孩子
在重点中学第一次看见蜡梅
向着泥土绽放的俏丽
激动得在作文里替花儿拼命致意
土地妈妈
我深深地深深地爱着你

她是一个如此孤独的孩子
一条素净手帕就是珍贵玩具
叠了又叠纹了又纹
咬了又咬洗了又洗
至今没有丢弃

她是一个如此感恩的孩子
田埂上的一簇野花
就让她热泪涌起

她是一个如此富有的孩子
多愁善感超过了
她所有学期的所有学子

急

真急的时候
舌头上也长出千万条腿来
奔跑在
唾液的海洋
乘风破浪

直抵事情的彼岸
言语既出
愿景执导的实施方案
执行措施完成过程
闪电般四位一体
急中生智
生加速度
风驰电掣
势不可挡

把生活的卷轴打开吧

那么
把生活的卷轴打开吧
被巨大的生存一推再推
它已经落满尘埃
再也不会侧着身埋着头
羞愧地跟你分开
我的热爱

柴门低矮
清风低徊
杂草野花
让每一个春天
都不请自来粗茶淡饭
都是谁生命的色彩
忧从何来

把生活的卷轴打开吧
差一点儿
跟你彻底错开
我的热爱

余生还有未来
皆因有你呀——
我的热爱